

香港深层的核心问题

拜读贵会转载《信报》内刘励超先生之《诚征香港曼德拉》文章，十分赞同其中不少实况描述。大部分小市民包括中产人士，只求安居乐业，先谈安定自由，后谈繁荣民主。近年各种「深层次矛盾」浮现：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发展失衡，贫富悬殊，官商权贵自肥，肥上瘦下，市民下流容易上流难，居不安、业不乐，社会领袖勾心斗角，产生了社会纷乱、吵闹、内耗的局面，实在令人担忧，甚至愤怒！

刘先生文中指出：「香港变得矛盾多于共融、撕裂多于和解、倾轧多于对话、批评多于欣赏、空谈多于行动、内望多于宏观。」这显然是人性的自私，得势不饶人，拒绝互信的问题。

文中辨别了两个大原因：「今天香港问题多多，与政府管治力有不逮不无关系，政府施政无力的部分原因，则是泛民政党对政府政策和措施几乎无一不反有关。」刘先生为文厚道；让我说得明确一点：不少领袖及管治者不单无力，且是无心「做好份工」。他们管而不理，结果管而不治。他们领而不导，所以居庙堂之高，却无忧民政策，反而倒行逆施，进退失据，既无方向，又无宏观长远计划，连对症下药的适时措施都做不好，以致「泛民政党对政府政策和措施几乎无一不反」。

第二个令人气愤的原因就是：泛民政党自以为代表爱好民主的市民，胁持民意，肆意为反对而反对。他们有破坏，无建设，推翻了旧制旧人，却又没有拿出新的、更好的替代。难怪刘先生不禁要问：「何俊仁？长毛？黄毓民？李柱铭？」他们何德何能胆敢当特首？此外又有谁才德兼备，可供选择？子曰：「君子群而不党。」政治搞手鲜有君子。希望那些只顾反对现实，反对一切的人拿出人来！

其实，还有第三个势力把香港推进内斗深渊：就是别有用心的传媒领导人。他们煽风点火，妖言惑众，唯恐不乱，完全抛下为民喉舌、守护真理的天职。

当然还有第四种势力，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或缺和金融才隼、富商巨商。他们利用以上三面互斗，混水摸鱼，举着经济繁荣的旗帜，借助金融投机手段，趁着社会纷乱，政府无能，而上下其手，造成更严重的贫富悬殊，更大的经济社会矛盾。

这些捣乱份子不是四种势力的全部人，只是它们的一小撮有才有智的精英领导人。在这四类霸主、势力的压迫下，一般市民作为第五组利益持份者，当然处处受愚弄。他们就像奥威尔《动物农庄》里的动物，最后成为三角斗争、四面围困的牺牲品。

愚见是以上种种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问题：香港无领导人材，加上人性丑恶，在位弄权者的人性更丑恶。

刘先生原文暗示香港人需要面对现实。我以为这个现实就是要承认香港没有领导人材，不应缘木求鱼，沉醉于港英统领，也不要寄望港人能治港。香港善人很多，

专家学者不乏，可惜善者无为，为者不善，他们有德却无能。专家学者有才却无勇，他们连公道话，良心话也不愿多说，反而后知后觉，大放马后炮，文人相轻，一盘散沙，如何凝聚公民力量？因此刘先生觉得：「泛民派对香港特首的理想要求，相信只有全球公认的民主斗士、诺贝尔奖得主、前南非总统曼德拉，以及「缅甸良心」昂山素姬才能合格。为什么泛民派还要香港人紧抱镜花水月，反而视鞭策梁特首振作香港为次要？」

不过，话得说回来 虽然不能要求从政的是圣人，或是伟人如曼德拉、昂山素姬，但我们也不能要求太低，至少要求他们大公无私，正如刘先生指出：「《基本法》只要求行政长官（在任时）「必须廉洁奉公、尽忠职守」。就这么简单，不少部门首长都未能做到！原因何在？就是他们，包括评价他们的人，都低估了这项八字要求，都没有细味背后的意义。就让我以传统智慧、小学国民道德教育的知识解释：廉者，高薪养廉也；洁者，不因贪得无厌而渎职也；公者，放下私利，为公谋利也；尽，指尽责尽力(无能力者应多多补习)；忠则忠于正道良心；职即工作，指要做好分工(惧怕多做多错，连做也不敢的高官公仆，竟胆敢喊出这个口号)；再者，职，指要他们常常提醒自己的职位不是老板、帝王，而是卑职、服务员；守者，择善坚持也：富贵不能淫，威权不能屈，贪念不能动，诱惑不能移，就是能守也。

请试想我们各界(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机构、宗教、学校、家庭等各单位)的领导人，谁不应当为自己管理的人民、组织、单位、下属、学生、子女，朝着这八字真言努力？抑或要做个独裁领袖，无能上司，损人以利己？十五年港人治港，在《基本法》的这些指引下，有哪一位领导人做到至少一半呢？

多次旁听贵会论坛的闲人 H. H. Kwan (2012.7.11)